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一一一回 紫陽山持斧遇道 李媪宅悟道談元

七竅夫婦遇著李媪，以為良善不暴。殊知張媪之威在外，怒僅擊以拳杖，李媪之威在內，怒則割其皮肉。夫婦被割一次，一見李媪，如見毒虎。二人是時反以張媪為賢而懷思不言。日復一日，刀痕已好。李媪各予一斧，促之上山，曰：「爾夫婦今日採樵，每人重要百斤，少在八十。如數不足，休歸見吾。」言罷，笑容可掬，似一慈良之母。七竅夫婦跪地哀告：「祈老母念兒夫婦從未出力。薪重八十，即能採集，萬不能荷之而歸。還冀垂憐，稍減一二。」李媪曰：「爾夫婦欲傲吾命乎？」二人泣曰：「命不敢傲，只求老母再為稍減耳。」李媪笑曰：「可再減二十，六十決不可少。吾先懸秤以候，爾夫婦須急急採之。」二人領命，攜手上山，將薪採齊，難於擔荷。正值計無所出，忽有二農自山左來，見得七竅、珠蓮而詢曰：「爾二人姊弟耶，夫婦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夫婦也。」二農曰：「在此胡為？」七竅且泣且訴，備將李母毒於驅使，一一與言。二農曰：「如是，爾又得母虎而事之矣。此媪當日曾割死子媳數輩，爾夫婦事彼，終必為其所斃。今幸遇吾二人，且作一順手情兒，將薪代爾荷歸。」夫婦聞之，拜謝不已。二農撩衣繫袖，荷薪前行，其去如飛，轉瞬已到李媪之宅。七竅夫婦艱於步履，久之始至。

歇息片刻，同入稟曰：「兒等已荷薪歸矣。」李媪喜形於色，以秤稱之，每擔約計七十餘斤。李媪曰：「薪重如此，兒媳均能扭荷，則明日八十之數，運回不難矣。吾粟久熟，速去食之。」食後，李媪曰：「今日已殆，爾夫婦各宜早臥。」二人唯唯。日剛西墜，即入室而臥。七竅在榻私謂珠蓮曰：「此日全靠二農，明日老媪又要八十斤之重，吾夫婦縱能採得，無人代荷，如之奈何？」珠蓮曰：「好人還被好人救。如不能荷時，恐又如今日之遇二農，未可知也？」七竅曰：「安得農人而日日遇之哉！設或一日無遇，則吾夫婦難免碎割矣。」言言語語，竟到天明。老媪在外呼曰：「爾夫婦可早起烹粟，食後上山。」

趁此晴天，多採柴薪，以防陰雨。」夫婦聞呼即起，烹粟而食。

食畢，持斧竟去。

採到午刻，將薪束好，重而難運。七竅曰：「今日所採，較昨日更重，如何荷歸？」珠蓮曰：「暫待一時，必有農人由此歸者。」殊待許久，並無行人。七竅曰：「久候無人由此經過，恐逾老媪所定時刻也。且緩緩負之。」珠蓮曰：「爾不待人幫荷，薪重若是，烏能勝任？」七竅沉吟良久，曰：「薪止四束，吾夫婦共荷一束而行，不過三四往來，亦可荷盡。」珠蓮曰：「夫言甚屢。」遂共荷一束，曲折下山。行未里餘，珠蓮呼曰：「肩如刀刺，可暫歇片刻。」歇定後，復向前進。剛行數武，七竅又呼曰：「肩若針錐，可再歇一時。」夫婦二人彼此交歇，直到天色已晚，始荷一束以歸。老媪曰：「爾夫婦稍勤一日，又怠惰乎？」七竅、珠蓮跪地言曰：「兒非好惰，實因薪重無力，難以運之。」老媪曰：「昨日所荷匪輕，何以歸之又早？」七竅曰：「昨日早歸者，以有農人代荷也。」老媪笑曰：「爾夫婦亦能倩人，今日胡不倩耶？」七竅曰：「今日此運無人，所以夫婦共荷一束，艱難萬狀，日夕始歸。」老媪曰：「誠如爾言，爾夫婦苦矣。可速食粟。」珠蓮、七竅以為老媪烹粟以待，同入廚中。老媪曰：「今日之粟不必用箸，不必用盞，可以手掬而食。」夫婦聞說，不知所以，恐老媪別有烹粟法兒，在廚待之。移時，老媪捧一木器出，笑謂二人曰：「爾夫婦入山採樵，至晚始歸。老身今日無薪作食，此以生粟數合賜爾夫婦，須盡食之。不然，必加以前日之刑罰。」夫婦畏甚，勉強同食。食已，老媪曰：「食此生粟，可能果腹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承老母所賜，腹已充矣。」老媪曰：「如是，速將所伐柴薪一一運回，以了今日之事。」夫婦不敢傲，只得又向採薪處，以共荷焉。無如天色昏黑，舉趾殊難。夫婦同行，不為荊棘所纏，即為茅茨所刺，受盡無限辛苦。足荷至東方發白，才將所伐運完。老媪曰：「薪既運楚，速去烹粟，以便食後又往採之。」

今日宜早荷歸，倘再如昨日之遲，決不爾宥。」七竅夫婦應聲入廚。不一時，將粟烹好，與老媪共食。老媪嬉笑勸夫婦加餐，面如菩提，溫柔可近。食畢，即促持斧上紫陽山。

夫婦坐在山巔，想到受斯折磨，悲泣不已。久之，珠蓮曰：「徒事悲泣，有何益哉？不如將薪伐齊，另外設策。」正言之際，候一道士由山林而出，口內歌曰：「世人都欲享福力，不知此福不長寄；有時榮盛有時衰，榮時欣喜衰時泣。榮時好似上天堂，衰時無殊入地獄；有其衰時受琢磨，何若隨我入山去。」

修成大道樂逍遙，不受人間半點氣；趁此年華尚壯強，如一老矣悔無及。」歌畢，七竅夫婦疾趨上前，跪地牽衣，苦求指示。

道士曰：「指示不難，恐爾心不堅穩，止於半途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而今正墜陷阱，如道長垂憫，度吾夫婦出此苦惱，誓願煉修大道，不敢有違。」道士曰：「如是，爾夫婦今日空手歸去，見得老媪，雙雙跪下。老媪問爾有何所說，爾夫婦同聲言曰：『不願折磨而一道，從此堅心以力造；敢祈老母教導吾，道成自把深恩報。』只說此數語，彼必厚愛於爾。爾見老媪所行所止，一一效法，自然不受折磨矣！」七竅得茲指示，喜不可言，復進而求曰：「道長何名？須為吾言，以好屍位而祝。」道士曰：「爾聞吾名，吾非他，天靈子即其道號也。」珠蓮曰：「道長之言有准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吾言極准，爾速歸之。」七竅夫婦果然空手歸來，老媪笑而問：「爾夫婦昨日尚運一束，何於今日一束俱無？」夫婦跪地，即將道士所教歷歷言之。老媪曰：「誰教爾者？」七竅曰：「天靈子。」老媪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教導固吾所願，恐爾夫婦心不堅穩，反受天律之誅。」二人曰：「吾夫婦自此願從老母習道，並無別心。」老媪曰：「既是如斯，來，來，吾將爾二人幽閉一室，爾能悟何故，吾即教以大道焉。」夫婦如命，同入室中。老媪將門落鎖而去。七竅謂珠蓮曰：「這是何故？」珠蓮曰：「不知。」七竅順想橫思，一時不得其訣，心正著急，倏聞暗處有人告曰：「爾從習道用功思之，其訣自得。」七竅靈機觸動，猛然悟曰：「入門休為外欲擾，即是參元得道時。」甫得此二語，老媪至於門外，大聲呼曰：「閉門之妙可悟得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雖已悟之，未知是否？」老媪曰：「爾所悟者何？」七竅遂將所悟告之老媪。老媪曰：「爾有靈心，可以談道矣。」當即開門放夫婦出。七竅偷視老媪，若有喜色。夫婦於是重新拜舞，求指道功。老媪曰：「扶衰不老，無他妙巧；神氣堅凝，子精固保；由此上進，丹爐不倒；胎嬰出現，封誥自討；欲為仙真，心要堅好。」七竅夫婦聞此數語，似有省悟於心，但不能深知其妙。

老媪又曰：「果欲習道，爾夫婦自此不可同居。」七竅、珠蓮口雖應諾，心實不捨。老媪若先知覺，怒謂二人曰：「既拜吾為師，求指大道，又不捨夫婦異處，則子精何固？子精不固，神氣不聚，衰何以扶？」七竅曰：「夫婦為小之大倫，胡以定在分居，方可習道？」老媪曰：「妙道起首，在乎寡慾清心。」

夫婦同居，心烏能清？欲烏能寡？」七竅曰：「子精者何？」老媪曰：「是乃人身根底。無精則無神，無精無神則氣不克煉。」

此造道者要必以固精為第一也。吾見爾夫婦分居似乎不捨，吾亦不為爾強。爾仍為吾上山伐薪，落得夫婦團聚。」七竅於此又畏薪難採運，遲疑莫決，久不回言。老媪曰：「不捨夫婦，道心尚屬乎虛，依然罰爾採樵，任吾驅使。」言畢，將斧拋出。夫婦持斧出了廬外，老媪笑而言曰：「爾其在途細思，如能捨夫婦而各居也，隨吾習道，不受此苦。如不捨夫婦而同居也，必終身為伐薪之侶。吾言若是，須自打量。」